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七回 皇甫子法網逃生

詩曰： 渭陽側隱遠相通，法場逃生歎命窮。茅店月明雞唱早，萍蹤何幸遇英雄。

卻說山東彭巡撫，接了登州告急文書。內有皇甫敬對敵之時，忽然落馬被擒等語。明知不是投降，無奈受了劉侯之托，只得要相機行事。遂差心腹官員，持了一表一書，日夜兼程，上京前去。這封書是密報劉侯的。內雲：皇甫敬果遭擒獲，表章上已奏其投降外國，京中之事，只須國丈調停了。當下這個差官奉了彭如澤之命，齎表上京。不消六七天，已到皇都城內。其時已是十月下旬。差官先把私書投遞，劉國丈心中大悅。次日五鼓，就帶此表章入朝面聖。但見那：

雞鳴三唱曙光明，幾點疏星映紫宸。五色曉霞生苑樹，兩行仙樂動宮門。紛紛宮女飄紅袖，隊隊官員執寶燈。掌扇分開香裊裊，君王早已坐朝廷。眾官舞蹈朝參畢，拜倒當權極品人。俯首免冠連頓首，口稱萬死乞開恩。少年天子凝眸看，座上驚奇問一聲。

啊唷老先生，有何大罪？平身。

國丈低頭啟聖顏，老臣錯舉一亭山。誰知難克朝鮮國，三萬王師不得旋。庸愚劉捷無知識，有誤皇家罪莫寬。願與叛逆同治法，免教後者蹈前愆。劉侯言訖忙頓首，座上君王變聖顏。拍案叫聲皇甫敬，怎生無力定朝鮮。大元一統為天子，反被番邦占了先。傳旨快拿巡撫本，黃門捧表獻龍顏。成宗皇帝從頭看，大發雷霆在殿前。

啊唷，怪哉！世代功臣，竟肯投降外國，可見得我朝不辨賢愚了。

無恥狂夫大敗倫，只貪活命不圖名。堂堂一品封疆任，竟做偏邦小國臣。但願此身消急難，全不怕，舉家良眷受嚴刑。國家有甚相虧爾，今日投降異域人。半世君臣為怨敵，千秋名望化埃塵。大元風化從今敗，盡是奴才少赤心。天子罵完皇甫敬，改容息怒叫劉卿。此雖國丈曾相薦，他本英雄一大臣。朕亦有心憐戰將，待其得勝再加恩。誰知叛賊忘忠義，竟作降臣負故君。朕且從寬饒恕爾，三年罰俸在朝廷。劉侯再四將恩謝，御駕歸宮散眾臣。國丈依然歸府第，義兒絡繹問安寧。不言劉捷心歡喜，且表君王入掖庭。恨殺叛臣皇甫敬，登時提筆降諭音。

話說成宗天子立刻降旨一道：著大將軍楊秉義帶領五萬人馬救應登州。又命兵部衙門差遣人員，一面到江南擒拿衛煥家口，一面到湖廣提解皇甫敬全家。這一道聖旨下來，豈容少緩。大將軍即日興兵，部內官登時上路。在京的御史尹上卿，卻是皇甫夫人同胞弟兄。聞此信嚇得魂不附體。暗想姊夫只生一子，若然拿到來都，全家定遭處斬。難道我為骨肉至親，見死不救？事到其間，也脫不得干係了。且差心腹之人持書密報，以使外甥預先逃避，存留皇甫一脈之後。

尹爺立刻寫書文，半幅花箋已表明。蠟丸封好多機密，只說相差別處行。喚入家人名尹貴，付銀三十作盤程。外邊人問休明說，速往荊州皇甫門。投到此書歸旅店，探知消息再來京。家人受命忙收拾，不敢遲延便起身。獨馬單人無侶伴，披星戴月趕途程。欽差未出皇都地，尹宅家丁早已行。按下京中來報信，且談寶眷在江陵。夫人歸到家鄉住，卻也逍遙少事情。公子千金無別故，但將文武用工深。許多官府知閨秀，央請媒人去說親。只為亭山曾有語，夫人回絕不應承。長華小姐藏閨閣，三五芳年未室人。姊弟思親常灑淚，頻差奴僕探真情。縣中百姓虛傳信，有說輸來有說贏。姊弟憂愁防不測，三餐清減少精神。時眼跳，忽心驚，異說聽來更不寧。左邊舊存玄女廟，道姑亦眾共修行。時聞風送鐘聲響，細問方知有廟門。尹氏夫人同子女，就攜香燭拜聖明。若能保佑徵人返，修廟裝金謝大恩。許下願時方轉府，煩煩悶悶度朝昏。慢言公子夫人事，且表深閨女俊英。小姐卻於樓上住，蘭房清靜斷纖塵。明窗正對娘娘廟，早晚焚香秉至誠。惟願父親班勝凱，免教家內日懸心。一宵魂入南柯夢，只見樓窗響一聲。兩個女童朝裡走，歡容悅色啟朱唇。

啊富貴人快來！我家娘娘有請。

長華小姐意茫然，細問相邀到哪邊？二女答言休怠慢，貴人到廟自知緣。霎時同出香閨內，恍若騰雲在半天。轉眼之間站實地，原來已到廟門前。青痕美影侵衣翠，古柏橫煙繞徑寒。又有二童門外等，一同行到面含歡。九天聖母方相請，皇甫娘娘速進參。小姐聞言心暗喜，莫非玄女特垂憐。慌忙整頓香羅袖，步進重門到殿前。侍者捲簾呼請進，長華小姐急行參。偷睜鳳眼抬頭看，果見那，玄女娘娘坐殿間。珠絡低垂冠掩映，宮衣輕拂貌端嚴。香煙繚繞爐中起，瑞氣盤旋殿外漫。看罷低低開繡口，娘娘相召為何因？長華今日三生幸，得到蓮台仰聖顏。惟願慈心憐弟子，早教嚴父滅朝鮮。九天玄女微微笑，吩咐旁邊侍者攙。小姐抬身旁側坐，女童獻茗到尊前。娘娘座上開言道，難得你，一片誠心感動天。早晚焚香樓上拜，我這裡，經句不斷有清煙。既然如此真賢性，豈有相虧不善全。今日遣童來請爾，特將後事向君言。亭山汝父該遭難，顛倒流離在眼前。爾欲救親全大孝，須當耐性等三年。今朝授爾仙家法，以備他時定遠邊。玄女娘娘言已畢，取書一本賜嬋娟。長華小姐心悲喜，頓首連稱謝聖顏。弟子如過三載後，可能骨肉再團圓？娘娘笑說無妨礙，保得重逢洵未殘。須要待時方可動，逆天行事不能全。長華再拜起身起，玄女娘娘喚小鬟。

侍兒們過來，就此相送娘娘出廟。

一聲法旨下蓮台，兩個神童閃上來。齊喚貴人移玉趾，速歸繡戶莫遲挨。長華小姐深深拜，辭別金顏下了階。非霧非雲行得快，須臾已到畫樓台。神童送至飄然去，小姐芳魂轉夢來。貓過雕簷拋下瓦，牙床驚醒女裙釵。雲鬢亂，鳳眸開，脈脈芳心叫怪哉。回視枕邊存一物，黃綾小袱壓金牌。天色已曙多明白，玄女天書四字排。皇甫長華驚又喜，忙披繡襖起身來。輕輕掛起紅羅帳，就把神書小袱開。

卻說長華小姐坐起身來，打開黃袱一看，只見小書一本，約略五寸長五寸闊，硃砂大字寫著《玄女神書》。長華又驚又喜，悄悄地叫一聲：玄女娘娘何得威靈如此！就掀開一頁觀看，上寫著破隱身符之咒。又有一段是破定身法之真言。以下俱皆各樣奇異陣圖，並及諸般戰策。

長華小姐喜非常，玉手當符謝上蒼。荷感皇天憐念我，夢游聖廟拜娘娘。分明警戒疑難事，嚴父該當有禍殃。要待悠悠三載後，方能骨肉聚於堂。若依玄女娘娘語，一定要，大變風雲苦一場。幸得一宵游聖廟，神書一卷在身旁。他年果有悲傷事，也好當心盡孝陽。不識女童何所故，聲聲喚我作娘娘？想如今，中宮現有劉門女，難道奴家也屬帝？富貴之中休妄想，我只願，一門骨肉保安康。從今習學仙家法，防備他時有禍殃。小姐暗思愁又喜，翻書連次看端詳。忙將小袱重包好，放在當央繡枕旁。早起侍兒開繡戶，菱花鏡下整容妝。

話說長華小姐起來梳洗，兩個丫鬟一齊伏侍。小姐看著侍女錦箏，心中想道：不若待奴試試仙法如何，以驗神書的真假。

長華小姐面含歡，目視丫鬟念偈言。暗誦三回方已畢，只見那，丫鬟呆立在妝前。手中正把牙梳弄，頃刻之間動展難。目定口呆心恍惚，擎梳端立不移遷。亂呼小姐真何事，不知奴，遍體酸麻為甚緣。手腳俱皆難動展，今朝只好立房前。長華小姐微微笑，故意含嗔說亂言。放下牙梳往外去，取茶到此莫遲延。錦箏侍女心中急，眼淚盈盈移步難。小姐已知仙法驗，真言偈念放丫鬟。侍兒忽覺身輕便，喜喜歡歡走上前。不敢辨明忙獻茗，長華小姐暗欣然。梳妝已畢更衣服，淨手焚香對廟邊。拜倒樓前心禱祝，謝娘娘，賜書之德重如山。他年保得全無事，修廟裝金不食言。拜別起身揮痛淚，下樓見母請金安。娘兒聚首聊寬解，暗習神書不必言。且表家人名尹貴，仲冬初十已臨門。飛走尋到官衙內，說明來歷暗相傳。家爺遣我星飛至，須得要，面見夫人好請安。門上家丁忙入報，尹良貞，方同子女共言談。一聞京內差人至，面帶驚慌變了顏。

啊呀，奇哉！有何大事遣他星夜前來？既如此，喚入內廳問話。

夫人立起整衣襟，公子隨行至內廳。小姐心驚同等候，早觀步入尹家人。行衣濟楚真非俗，舉動軒昂果不同。一到內廳抬首看，直趨庭內跪埃塵。

姑太太在上，小的尹貴叩頭。

夫人堂內轉嗟呀，認得才能舊管家。忙叫起來休叩首，因何辛苦出京華。老爺太太平安否？難得你，獨自奔波到我衙。尹貴抬身稱太太，小人奉命故離家。主人近況俱安樂，只因為，機密情由報貴衙。言訖又參雙姊弟，忙從腰下細尋查。

話說尹貴叩見已畢，即從腰間取出一個藍絹小包，遞將上來。叫一聲姑太太拆看便知，這是老爺親手加封的。皇甫夫人就曉得多凶少吉，早已撲簌兩眼中滾下淚來。忙把絹包拆開一看，但見那：

蠟丸一個在其中，沒有書箋與字封。尹氏夫人方欲問，長華小姐變花容。說聲不好垂珠淚，叫萱堂，必有機關在內中。如此傳書應緊急，快些拆開見細情。少華公子雙眉皺，催促娘親快啟封。尹氏良貞心著急，蠟丸擊碎露微紅。朗然半幅花箋在，折得些些在絹中。急展書時窺仔細，夫人嚇得魄飛空。千金背後容顏變，公子旁邊肺腑崩。尹氏良貞心慘痛，一聲悲喚掩花容。

啊唷如此，老爺啊，你竟被擒了。

可憐妻子日憂疑，猶恐交鋒陷了身。玄女廟中曾許願，實指望，平安無事返京中。誰知事到今朝曉，三萬兒郎已化塵。怪不得，百姓相傳無實信，連宵做夢也蹊蹺。果然今日凶音至，君被朝鮮一旦拘。啊唷夫呀！十年在任少風浪，一旦東征事不敷。王事徒為也苟活，臣心不屈定嗚呼。定教骨肉生分散，要想重逢大料無。尹氏良貞何薄命，我只好，夫妻相會到鄂都。

啊唷山東的巡撫，我家與你何仇，竟在君前謊奏！

莫大功業重前朝，血戰三年不憚勞。赤膽忠心誰不曉，因此上，先皇相待聖恩高。今因奉旨徵東去，豈肯投降負聖朝。皇甫門中何不幸，被奸人，這般相害暗操刀。莫非你是劉侯黨，受賄生心助惡梟。誣陷忠臣為反叛，倒只怕，恢恢天網難逃。今朝斷送劉侯手，害得我，人死家亡保不牢。

啊唷，皇天呀，皇天！我家好苦，自古道，吉人天相，為什麼善門反倒遭殃！

夫人一痛淚如泉，哭倒塵埃氣不還。姊弟相扶齊痛哭，悲聲大放內廳前。淚流似兩心淒切，聲斷如猿意慘然。公子千金齊痛哭，子扶慈母叫椿年。啊唷爹爹啊，為國忘家作遠行，兒們只望再相親。不惟難逃歸鄉國，且置身子陷異城。大料爹爹冤屈在，莫非嚴父已傾身？若然果已身遭害，恨兒們，不得相隨一處行。忠孝未成真大罪，家庭難保受奇刑。山東巡撫因何故，相陷忠臣作叛臣。害吾家，清白聲名今日敗，團圓骨肉即時分。禍連幾族悲何恨，刑及全家苦可忘？啊唷，皇天呀！既分善惡有昭彰，何事忠臣反受殃。沉冤不白真堪歎，大恨難消實可傷。空產無知雙姊弟，不能夠，伸冤救父返家邦。今朝若是欽差到，解往京中一處亡。言訖悲呼齊大哭，尹夫人，幾番死去又還陽。長華想到南柯夢，不覺驚奇暗忖量。

咳，這也見天公造定，無可如何。

玄女娘娘話不虛，果然凶信到家居。聽天由命隨時去，且看他年怎樣機。如若團圓還有日，也不枉，這番失散與分離。長華小姐思量罷，欲吐聲時又帶悲。哽咽幾回難出口，女英雄，香羅掩面慘淒淒。悲哀良久方才語，玉手微舒扯母衣。啊唷母親呀，且休傷感且休悲，聽命由天再任為。前夕孩兒曾得夢，九天玄女說與兒。言道我父該遭難，須待三年方始歸。前語已於今日驗，自然後事不虛非。鬼神之事須當記，伏乞娘親管放眉。母為門庭關切重，快教賢弟避災危。果然逃得餘生出，這也是，皇甫門中一脈垂。兒本女流何必論，全靠他，申冤雪恨立門楣。遲延待得欽差到，豈不把，母舅書音化作灰。惟願思量詳此理，若遭擒，個個都於刀下虧。小姐言完心慘切，香喉哽咽淚雙垂。夫人見說悲方止，坐下輕將珠淚揮。

話說尹氏夫人拭淚道：深蒙母舅通知，少不得著他逃走。如今事已如此，也說不得了。只好密報族中，以便他們各為整備。尹貴在旁道：姑太太且慢通知族中，只恐沸沸揚揚，傳聞不美。且等公子起身之後，再報不遲。

夫人見說便消停，公子含悲叫母親。我願相隨同起解，或生或死不離分。雖存母舅差人報，兒豈肯，目見娘亡我獨存。願待飲差臨此地，不為逃死出江陵。生身之德無思報，豈可存留不孝名。雖說少華年尚幼，難道我，綱常兩字未曾明。今朝只有隨娘去，母舅金言恕不遵。公子言完心慘切，三聲長歎淚如傾。夫人見說心中怒，倒皺蛾眉罵畜生。

啊唷，無知的逆子，講甚綱常！

父親遭難在朝鮮，母子生逢不白冤。一脈之傳全在你，如何反要喪黃泉。冤家空長年三五，你竟將，血海冤仇當等閒。既生不肖何須說，就待娘親赴九泉。尹氏夫人言到此，花容一變皺眉尖。撩翠鬢，卸金細，要撞庭階一命捐。小姐驚慌忙抱住，淚流如雨叫慈萱。

啊唷母親，請息雷霆之怒，待孩兒勸他便了，何苦自盡而亡。

長華言訖勸同胞，玉指尖尖扯住袍。一陣傷心攢柳葉，雙垂痛淚啟櫻桃。叫聲賢弟休如此，想一想，父母之恩怎樣高。懷孕一年方產下，移乾就濕受劬勞。養成十五知天性，且將那，絕代之憂早早拋。不幸如今逢此事，被人誣害要餐刀。祖宗香火全憑你，父母冤仇也要消。大丈夫，生於世上因忠孝。你若還，逼死娘親罪怎逃。賢弟須聽愚姊語，早些逃遁免心焦。英雄四海為家業，莫學愚人志不高。報恨雪仇全賴汝，休違親命快些逃。長華說到傷心處，哽咽悲啼掩翠綃。公子聞言心欲裂，連稱承教報劬勞。母親震怒同胞勸，我怎敢，不保殘生待受刀。願得皇天垂佑我，好圖機會把仇消。如其不遂英雄志，我只好，殺死仇家坐了牢。公子言完垂痛淚，咬牙切齒怒沖霄。夫人小姐齊悲泣，事不宜遲急處調。

話說大家主意已定，尹貴叩辭欲歸旅店。夫人封了二十兩銀子謝他。囑咐道：尹貴呀，爾是我家得用之人，故此老爺傾心相托，難得你馳驅到此，不誤傳書。這是紋銀二十兩，權為飯店日用，我亦不及再寫回信，爾須等候個實信，上京回復老爺便了。

多蒙密報念情長，遭爾前來作主張。留得少華傳一脈，我應當，法場頓首謝恩光。良貞言訖心如刺，尹貴家人也痛傷。悄悄又呼姑太太，今宵須要整行裝。若然京內欽差至，就有兵丁緊緊防。公子速逃為上策，莫教無計避災殃。夫人點首言稱是，累爾孤身住店房。尹貴相辭忙出外，少華親送下迴廊。只見院中人擁塞，盡皆是，家丁僕婦探端詳。齊駭異，各驚慌，個個傳揚要束裝。尹氏夫人心內急，齊傳男婦到廳堂。從頭至尾言端的，爾要逃時各自行。

咳，合家男婦，爾等不須耽擱，要逃的快逃，只要你們念主人衣食之恩，不洩漏機關便了。

一班奴僕盡悲呼，事到臨頭沒奈何。有幾個，已想私逃離本地。有幾個，願同主母入京都。夫人一一查名字，百兩花銀散眾奴。這是我家連累你，各人顧命早奔波。家人僕婦齊垂淚，退出堂前走似梭。打點衣包藏細軟，攜男抱女僱車去。只言誤事遭驅逐，前後開門上道途。還有幾名粗用婢，隨群逐隊去奔波。錦箏侍女和瑤瑟，眷戀千金恩德多。不肯相拋逃性命，啼啼哭哭伴嬌娥。其時天近黃昏候，暝色升時日影無。尹氏夫人忙打點，要差公子走窮途。

話說尹氏夫人在內房打點，想到少華獨自難行，復又躊躇無計。長華道：母親不必躊躇，現有老家人呂忠在此，他是祖父手中之人，小心誠實。他既然願隨押解，豈不肯保弟同行？夫人點頭稱善。密喚呂忠入堂，吩咐保著少華逃難。

家人滿口便應承，老僕當隨小主行。衣食之恩無可報，奴才焉敢憚辛勤。定當有個鳴冤日，以見忠心為主人。稟上夫人須早備，多藏珠寶少金銀。行囊重大人心惑，道路崎嶇不易行。尹氏夫人言正是，呂忠爾且暫消停。回身忙進香房內，揀出奇珍穿套成。小姐燈前縫口袋，紛紛珠寶內中盛。分為兩處多輕軟，恰好長行帶在身。就到中堂呼老僕，快來聽囑莫消停。呂忠答應慌忙進，尹氏夫人痛淚傾。扯住少華公子手，叫一聲，才能忠義老家人。我將公子親交你，相保同行要小心。不論尊卑為主僕，須稱伯姪認鄉鄰。謀生權作經商客，言語須稱假姓名。珠寶各人分一袋，怕只怕，窮途失散欠調停。曉行夜宿宜由僻，對語同言要在心。公子年輕全靠你，不妨諫阻要他聽。倘蒙天地垂憐念，皇甫門中一脈存。我若法場請了命，陰魂當望你升騰。少華若得為官職，當報你，赤膽忠心保主恩。不幸善門遭此禍，孤兒全靠老家人。良貞言訖心中苦，哽咽悲啼淚似傾。儀僕呂忠雙膝跪，淚流衣袖叫夫

人。老奴生死隨公子，縱有風波不變心。道路調停容易過，不知投奔哪家門。良貞含淚稱知道，少不得，打點人家安你們。義僕叩頭方立起，夫人回手抱親生。啊呀孩兒呀，不是娘親不見憐，頓教一夜兩分離。實因父親單生你，怎忍同於刀下捐。兒若解將京內去，何人日後報沉冤。今朝托與忠心僕，爾須當，凡事三思聽彼言。我想如今何處去？必須無礙始為安。雲南孟府雖然好，卻有仇家在那邊。若遣嬌兒婦岳父，劉奎璧，自然又用巧機關。岳家斷斷難逃奔，田宅住了又不安。現在帝京為御史，時常來往盡官員。有人認得親兒面，欽犯如何肯放寬。況且現有劉國丈，真個是，飛蛾投火命難全。為今之計無其奈，且到襄陽府內潛。祖母曾留親內姪，名稱范佑號仁庵。當初貧苦無家業，婚娶俱由父周全。又借本錢銀幾百，勸他為客出家園。已聞發跡襄陽府，積玉堆金日用全。原要本錢加倍送，父親不受又相還。算來不是忘恩客，兒且相投表叔前。隱姓埋名溫舊業，若能上進再伸冤。諸凡作事須機密，要聽忠心老僕言。自顧一身休想我，兒只當，娘親早已喪黃泉。夫人說到傷心處，淚落如珠氣不還。小姐旁邊聲欲絕，少華公子淚如泉。雙頓烏靴稱可恨，權臣當道故遭冤。今朝骨肉生生拆，何日重能到膝前。欠體連稱遵母命，孩兒敢不望明冤。呂忠既願同生死，豈可將他當等閒。主僕莫提稱伯姪，自然途路保平安。小心到得襄陽府，一定埋名讀古篇。有個功名遂日，少華先去滅朝鮮。倘蒙天地神明佑，兒好把，千日冤仇一日捐。公子言完心忿怒，一聲長歎淚涓涓。便將珠寶隨身帶，打點完時要用筵。尹氏夫人正坐，東西兒女二英賢。一壺別酒旁邊擺，相對悲啼痛淚漣。

話說皇甫夫人收拾已畢，就在堂中用膳。可憐她哽咽悲啼，哪裡吃得下去。少華公子頃刻肺腑如焚，親斟了一杯酒，走到夫人面前，雙膝跪下，叫一聲母親啊，孩兒敬酒請飲啊，

孩兒本欲伴萱堂，只為微身故避殃。無奈相辭投表叔，今宵骨肉便分離。若然即日欽差至，一定要，押解親娘上帝都。途路風霜祈保重，眼前境界莫悲傷。明知此去無佳兆，恨孩兒，不得相隨姊與娘。走脫我時應少緩，自然要，追拿全斬在雲陽。只須逃得無蹤影，元天子，一定停刑不斬娘。故此暫依慈母命，相同老僕走襄陽。那其間，願祈耐等天牢內，待等升騰救禍殃。如若一朝瞻玉陛，好將血本奏君王。倘然必欲開刀斬，兒知得，一聽傳言劫法場。皇甫少華雖不孝，豈能令母死京邦。母親此去如無子，莫把孩兒掛在腸。就此一杯離別酒，迢迢車馬走他鄉。英雄說到傷心處，哭倒塵埃不舉觴。尹氏夫人心慘切，含悲接酒淚千行。方才傾入櫻桃口，哽咽難吞吐在裳。抱住少華稱愛子，從今切莫念親娘。諸凡須要三思定，說甚知風劫法場。惟願你，功名成就冤仇報，莫顧為娘生與亡。母子相依惟半夜，令人怎不斷離腸。良貞言訖傷心盡，淚滴兒肩是血行。公子悲呼昏暈去，霎時倒在母親旁。長華小姐忙扶住，一氣悠悠又轉陽。整整衣冠方立起，執壺注酒轉淒涼。含悲把盞忙移步，又到同胞姊姊旁。啊嗚賢姊呀，因遵母命就分離，遠遁襄陽顧自身。我把萱堂交與你，須當寬慰母心機。程途迢遙祈相伴，監禁森嚴要惜身。姊姊雖然為女子，一身武藝卻精奇。倘逢可用機謀處，君不妨，挺身救母出京中。今朝愚弟他鄉去，未識何時訴別離。但願皇天憐念我，青雲飛步上天梯。得將父母免仇報，不枉堂堂六尺軀。賢姊且飲杯內酒，莫忘相托此心機。少華公子言方畢，拜倒塵埃淚滿衣。小姐接杯回敬酒，慌忙扶起慘淒淒。

話說長華小姐飲乾別酒，又回敬了一杯，取一柄青鋒寶劍遞與少華，說：賢弟呵，

奴將寶劍贈君家，多少奇才果足誇。爾將它，防身保命衝兇險；爾將它，報恨申冤殺敵家。爾將它，走馬立功為大將；爾將它，提兵救父路流沙。平生事業全憑此，賢弟英雄志可嘉。愚姊別無離別話，惟願你，平安無事在天涯。母親自有同胞在，金玉之身托長華。小姐言完心慘切，淚如秋雨濕殘花。英雄接劍稱多謝，掛在腰間寶帶斜。

話說堂中別過，酒飯也不能用完，便著婦人們搬去。公子忽然想著，忙叫母親，快把京中的書信焚燒，免得後來連累母舅。尹氏夫人慌忙尋取，於燭上化灰。不消片時，早聽得雞聲報曉，天色平明。

呂忠入內叫夫人，天已將明好動身。僱下行車諸事畢，此時先要發鋪陳。良貞就令搬行李，頃刻之間打點清。公子含悲辭母姊，大家攜手又叮嚀。傷心不敢高聲哭，猶恐鄰人暗竊聽。侍女執燈前路引，夫人小姐後邊行。齊齊送至儀門首，公子傷心別母親。老僕呂忠忙伺候，少華頃刻上車行。回首母姊畢遮面，哽咽悲啼不出聲。公子忽然心欲裂，只看見，一鞭打動馬飛行。含悲重又回頭看，只見門庭不見人。馬足行時驚野犬，車輪履處起灰塵。少華公子心如刺，背著行囊兩淚傾。老僕呂忠車後走，忙忙起路出江陵。逢人只說山東去，暗地悲傷且漫雲。再表夫人和小姐，自觀車去始回身。良貞日夜思公子，小姐慇懃勸母親。天色黎明紅日近，尹夫人，相邀族長到家庭。

話說尹夫人，請到族長叔公，名喚懷禮，表字虛齊，年方五十二歲，是一個飽學秀才。為人忠厚誠實，尹夫人益加敬重。當下請到家中，密告道：昨聞外面傳言，丈夫出兵被獲，山東彭巡撫奏說背國投降。皇上著兵部差官拿解吾家九族，故請叔公到來面稟，望乞通知各處，早作準備要緊。老秀才大驚失色，安慰了夫人幾句，便立刻回家向各房報了信息。不管是真是假，且自逃命為上。誰知有幾家不信，人也不動，物也不移，這些人少不得是要拿解的了。這且慢表。

日月如梭不暫停，兩天之後就傳聞。京中兵部差人至，走馬將身就進城。傳令合府廳和縣，飛提勇士共營兵。紛紛職事前邊走，隊隊軍騎後面行。花帽將軍查汛地，白靴校尉抖麻繩。團團圍住功臣府，亮甲明盔列幾層。前後府門齊守住，眾官下轎入高廳。軍丁動手如狼虎，見一人來綁一人。尹氏良貞和小姐，悠悠頂上走芳魂。不容牽拽親移步，直到高廳見眾官。諸位官員齊欠體，皆稱命婦與千金。夫人哭到丹墀下，悲喚冤哉三兩聲。眾位官員心慘淡，俱皆熱視女千金。長華小姐羞加怒，掩泣無言痛淚傾。幸喜神書藏在袖，不然亦被眾軍尋。荊州太守慌忙問，公子如何不見形？欽犯一名如走脫，朝廷罪生府廳門。夫人答到山東去，為子思親早已行。府縣官員心大駭，叫聲不好就差人。兩員千總為頭領，五十營兵隨後行。日夜兼程休誤事，山東道上搜尋。二名千總提人馬，出了江陵去似駭。府縣登呼忙立起，親觀抄滅一家門。金銀細軟翻騰盡，桌椅幾台記點明。繡戶衣裙畢攪擾，妝樓詩稿不留存。夫人小姐俱拿下，打入囚車兩處分。僕婦丫鬟齊受縛，嚙天動地吐悲聲。霎時抄滅俱已畢，鐵鎖■批封了門。族分之中拿一半，其餘早已去逃生。可憐血戰功臣府，雪滿空階不見人。家產入官歸了庫，田園顆粒不能存。黃堂未得擒公子，先解夫人上帝京。兵部差官忙起馬，四員千總共隨行。添兵護送離湖北，一路滔滔直上京。按下含冤雙母女，且談太守暗耽驚。大張告示諸城貼，曉諭經商士庶人。皇甫少華逃出去，當今欽犯卻非輕。知風報信當分賞，十隻牛蹄五十銀。拿送府廳加幾倍，賞銀二百不虛雲。若然大膽藏欽犯，提到當堂受極刑。告示旁邊圖小像，平常打扮貌超群。長眉秀目依稀似，廣額朱唇彷彿真。五色線繩垂玉佩，紫羅袍服織明雲。遙觀猶若神仙界，近看方知不是真。荊州府，處處皆圖皇甫影，張張盡寫少華名。黃堂差下人傳說，哄動諸城士庶人。亂紛紛觀告示，輕輕悄悄暗留神。貧寒秀士無羞恥，也想當堂得賞銀。個個熟看皇甫姓，人人偷記少華名。住談畫影圖形事，且表逃災避難人。出了江陵忙趕路，同行幸有老家人。曉行夜宿多辛苦，冒雪衝風不顧身。這幾時，只因未有差官到，故此平安一路行。

話說皇甫少華一路平安。行到第五天，忽然彤雲密布，冷氣輕吹，白生生落下一天大雪。

萬里彤雲一色漫，西風吹到透衣寒。梨花片片空中灑，柳絮紛紛嶺外旋。遠望蒼茫迷野徑，孤城寂寞鎖寒煙。糧田萬里登時滿，素景千般觸目前。兩個驟夫齊叫冷，滿頭雪片不揚鞭。少華車內心淒切，仰望長天歎幾聲。英雄今日遭危困，更待何時報父冤。這本是，豐年祥瑞人人喜，我在窮途獨慘然。想到傷心無限意，口吟一絕記離端：

詩曰：迢遞行車去路遙，斷腸時節又今朝。江陵舊宅無人掃，雪到春回始得消。

少華吟罷淚雙垂，遙望前頭不放眉。因甚尚然無客店，十分乏倦力難為。驟夫接口開言道，不過須臾有所歸。大料店家離不遠，請爺暫耐莫愁眉。言完不住將鞭打，馬踏瓊瑤道路危。早望前頭離不遠，一家客店隔林隈。

卻說驟夫趕到樹林深處，只有一家客店。呀的一聲開了前門半扇，跳出個小二來。笑嘻嘻說道：好大雪啊，客官們叫門就是了，為什麼呆呆地等著？不是俺出來，險些兒怠慢了客人。

言訖推開兩扇門，招呼貴客往裡行。呂忠跳下開言道，小二哥，爾且先行報主人。小二回身朝裡走，亂呼外面客人臨。東家卻

是雙兄弟，飯店同開在此林。名喚趙興和趙盛，弟兄內外作營生。早晨曾聽人傳說，走脫欽差犯一名。就向省城觀告示，撫台親筆寫分明。弟兄緊記圖中影，要在招商暗用心。府縣衙門吩咐過，著他們，盤查來往客商們。弟兄貪利專心訪，不見人來悶轉增。正在心煩聞此信，慌忙迎接不留停。趙興趙盛抬頭看，對面行來兩個人。前走之人年半百，週身衣帽也鮮明。行來不脫親隨狀，言語還如外出人。後面相隨年小客，堂堂品貌獨超群。面如傅粉紅還白，唇若涂■色更新。龍鳳之姿人一表，觀來定是不凡人。弟兄看罷英雄貌，面面相覷會了心。妝來雖非圖上狀，丰姿卻是畫中人。莫非假扮經商客，天使今朝到店門。想罷慌忙迎接上，笑容可掬叫連聲。

啊呀，貴客貴客。愚弟兄失迎了，望乞恕罪，請到小堂中飲茶。

呂忠含笑叫東翁，遇雪相投到店中。多感主人招接下，寒天凍地望開洪。趙興趙盛搬行李，小二慌忙把話通。跑入角門伙仗計，相幫動手開哄哄。主人請入堂中坐，打發車錢不留停。兄弟兩人心暗喜，細將鄉貫問情蹤。

話說趙興兄弟當下一齊動問：不知貴客尊姓大名？呂忠應道：在下姓呂名忠表字逢明，今年五十有八，積祖販兌珠寶。這是在下的堂姪春林，年才十五，在家無事，帶他出來走走。趙盛道：正是，大官人。你倒要見識見識的，外路的人情世務，須得明白，才好隨著令叔出來，也可慣慣。少華欠身道：不才初到客途，還望賢東指教。

寒溫敘過甚情長，店主傳言擺酒漿。叔姪二人同立起，歸房先去點行囊。弟兄寢室齊商議，悄語低聲在小堂。趙興說，容貌全然如畫像。趙盛說，行藏卻也似經商。不如留在吾家住，報與城中捉呂郎。五十花銀還是小，拿住了，必然更有一財香。趙興說道如何做，倒不如，拿住他們赴府堂。正在言時聞腳步，店小二，蹦蹦跳跳進內廂。

啊呀，大爺二爺，快些去報罷。

趙興趙盛忽心驚，搖手低聲叫悄聲。如若我們拿得住，賞銀發下亦能分。店中小二微微笑，低喚東翁聽隱情。我到客房偷眼看，見他正在理鋪陳。少年要換羊皮襖，寶劍懸腰響一聲。我想他，既掛青鋒多武備，況且是，將門之子有奇能。看來今日難拿住，不若登時報信音。兄弟聞言心甚怕，莫因貪利就忘身。且將酒飯忙留住，好作知風報信人。聚議完時方始散，呂忠同了少華臨。安排筵席中堂設，店家旁立讓連聲。托故出堂尋小二，低言悄語細叮嚀。趙興回首呼兄弟，爾在家中待我行。猶恐他們逃遁去，這番辛苦枉勞心。趙盛見說微微笑，老哥不可弄聰明。叫吾相守防欽犯，分明是，爾要當堂領賞銀。要去除非同報信，莫將兄弟作旁人。趙興聽說心中惱，扯了同胞向外行。既說這般奇巧語，任他在店去逃生。言完出外忙忙去，冒雪衝風要進城。兄弟爭功難顧冷，飛跑亂趕腳無停。不言店主通消息，且表那，小二關門向裡行。聽得客人呼取飯，慌忙答應下廚門。

話說店小二廚下取飯，笑著說道：好了好了，俺們的主兒要發財了。若是小二有分，先買一雙鞋襪換換。那趙興是個孤身，趙盛是有妻子。當下小二所言，已被東家娘子聽見。忙問道：為什麼發財，敢是接了官長了？

小二低聲訴一番，店家娘子變容顏。心焦急，淚將漣，低首沉吟暗叫天。妾本出於皇甫宅，尹夫人，房內之婢鮑芸仙。娘家相贖方婚嫁，主母曾經贈薄奩。後又遭逢多少事，姑老爺，十年總督在雲南。徵東打發夫人轉，妾亦曾經探一番。公子長成高品格，千金生就美容顏。只因此地營生好，相隨夫家到這邊。主母深恩猶未報，不能常去問君安。昨聞傳說抄家事，使我心內好痛酸。趙盛進城觀告示，可憐我，傷心一夜未曾眠。偏偏公子相投至，勢利奴才要報官。待我出廚瞧一遍，看他面貌卻知緣。若然果是真公子，說不得，要我今朝救主人。鮑氏想完偷下淚，走堂人，如飛端飯到前邊。東家娘子忙移步，不解圍裙就出觀。悄悄行來屏後立，果然小主不虛傳。分明一位真公子，竭力須當相救還。事不宜遲該早做，只愁官役困英賢。正然屏後偷觀看，已見堂中用過餐。小二忙忙搬剩物，移燈相送入房門。回身走到圍屏後，驚問何人在此觀？娘子低聲稱是我，你們搬出快些餐。店中小二連聲應，竟向廚房不必言。娘子轉身忙出外，戰兢兢，輕輕款動小金蓮。東張西望心著急，偏遇著，黃犬嗷嗷吠上前。鮑氏心慌低首看，罵聲孽畜小兇頑。犬知主母方才退，娘子穿廚到左邊。只見兩間空屋在，亮堂堂，月明窗影有人言。門簾偷揭凝眸看，果見英雄在裡邊。整整衣襟忙入內，叫一聲，山家小住可曾安？少華正剪燈前燭，前聽人言舉目觀。一個婦人朝裡走，家常打扮甚安然。烏絲手帕兜頭罩，半露銀花壽字環。青布披風皮背搭，圍裙一幅半腰纏。容顏不白還非黑，舉止雖慌卻自然。一進房中呼小主，淚汪汪，上前帶泣問平安。少華公子心驚駭，人雖面善轉茫然。呂忠從內忙忙出，一見裙釵變了顏。

啊呀，你是鮑姑娘呀，為何在此？

呂忠驚訝鮑姑娘。公子方才叩端詳。面帶驚慌忙啟問，大娘子，這般相喚我難當。不才隨叔初為客，從未前來歇店房。不識因何來錯認，反勞貴步到前堂。假意回頭呼叔叔，老人家，莫非誤喚鮑姑娘。呂忠見說猶無答，娘子淒然淚兩行。步近英雄忙扯住，叫聲公子莫慌張。豈不知，芸仙本是夫人婢，今到房中訴曲腸。只為一樁機密事，因此特地走前堂。言完細說其中故，主僕聞聽著了忙。

啊呀，原來如此！外邊這般緊急，怎生逃到襄陽？

公子悲傷淚下來，深深一揖謝裙釵。荷蒙恩德通音信，還把吾家掛在懷。不是賢人相解救，少華怎脫這場災。一言未畢簾櫳響，小二匆匆走進來。看見當家娘子在，頓然立定似癡呆。英雄忙把房門閉，扯住衣裳把口開。

啊呀，走堂的，你既撞見，少不得對你說明。我本是當今的欽犯皇甫少華，爾三人貪財失義，既去報官，少頃定有人來拿我。蒙你主母暗通消息，存一點側隱之心，我想逃走，必貽累於你們主僕。為今之計，你若肯改過從善，少華一定重重相酬。如其不肯回心，可曉得我防身有劍。

英雄言訖就除袍，三尺青鋒出了腰。小二魂飛雙膝跪，爺爺大叫可相饒。東家娘子連聲問，爾肯同心好計較。縱是報官分了賞，焉能得個大銀包。如其轉念同相救，公子相酬恩德高。如不遵依須受死，空將性命一時消。回呼呂伯詳其理，害理喪天枉自勞。老僕呂忠心駭異，連稱小二快求饒。如其放出吾公子，珠寶多將送一包。小二叩頭忙答應，東翁派我看守牢。如若少時查細底，怎生回復已先逃。少華公子忙扶起，又把青鋒掛在腰。爾既同心無別事，若難回復我相教。只言我已知消息，搬下行囊出店逃。爾等上前攔不住，被他打倒跌傷腰。因而逃得無蹤影，孤掌難鳴留不牢。如此曲言他必信，只須你，伶牙俐齒語言刁。少華言訖尋珠寶，隨手拿來也不包。五粒明珠三粒寶，還有些，金銀小錠價錢高。店中小二嘻嘻笑，復去翻來燈下瞧。嘖嘖連稱真寶貝，如何公子忍相拋。今朝手內拿他看，要算生平頭一遭。皇甫少華重檢點，相酬鮑氏此恩高。明珠八粒圓如豆，赤寶三雙亮若燒。小物些須聊以敬，賢人等我上雲霄。有朝重到尊夫店，再報深恩斷不拋。名利之心人盡有，誰能相告作賢豪。店東一飯是堪報，我到他年必謝勞。就此相辭娘子去，不須為我反心焦。少華言訖回頭喚，就此登程冒雪逃。此刻無車須快走，行囊撇下免於挑。芸仙鮑氏忙相謝，藏了奇珍兩淚拋。老僕呂忠心不捨，眼觀行李皺眉梢。少華公子相催促，莫非是，還想拿它一路逃。什物重時行得慢，倒只怕，鋪陳未保命難逃。呂忠見說心方定，又向衣包裡面瞧。有一件，新縫皮袍忙取出，披於身上又輕腰。少華公子心中惱，亂跌雙腳叫快逃。小二在旁言正是，老人家，快些出去莫嘮叨。呂忠答應方才走，公子慌忙掖了袍。小二輕輕跑出外，開門相候不辭勞。少華主僕開門去，娘子含悲痛淚交。看見掩扉方轉後，真個是，忠心不昧動天曹。不言鮑氏芸仙女，且表英雄在外郊。一出店門風撲面，雪花片片滾凝袍。瓊瑤滿地埋雙足，一望關心去路遙。年少英雄心慘淡，少華何事把凶遭。窮途避雪方投店，未隔多時又受勞。雪滿荒郊風慘慘，未知何處過今宵。英雄只得朝西走，老僕相隨踏雪郊。野道無人聲悄悄，窮途有限路迢迢。逃災不顧西風冷，避難寧辭瑞雪飄。行過多時回首看，只見那，前村燈火影相遙。緊行數步方才到，果是人煙風俗高。天有雪來如有月，十分明白不妨瞧。但見那，一家莊院朝南向，翠柏青鬆分兩邊。車馬紛紛旁歇立，門燈影裡邊懸。正思進步方投宿，只聽人聲向外傳。

嘿！外面人照看車馬，奶奶起身了。

裡邊送客亂紛紛，幾對燈籠照得明。也有低聲留貴客，或聞人話悅尊親。乘車上轎登時散，童僕相傳要閉門。

卻說呂忠一見那家閉門，心上著急，就慌忙上前叫道：且慢且慢，在下叔姪二人，無方投宿，欲求相留一夜，明日五鼓即行。門公聞說就抬頭，探出身來看事由。口氣聽時非本地，應聲我處不相留。今朝是，當家奶奶生辰日，忙亂多時方始休。內外人丁皆欲睡，有誰照應把爺留。況兼門戶多嚴緊，老客須從別處投。少華見說心中怒，強作歡容再軟求。

啊唷老人家，今夜乞行方便。

我們本是遠方來，要去投親故走街。不意窮途遭大雪，深林跳出一人來。手中斜執齊眉棍，奪去行囊實可哀。今後無依因借宿，願祈留下感恩。不需鋪蓋和衣睡，只要廂房挨一挨。公子言完全不允，呂忠苦告更悲哀。門公變色稱饒舌，誰有閒房借你挨。外路之人真可厭，我們不納快行開。說完竟欲將門閉，公子生嗔怒滿懷。身處窮途難任性，強放歡色笑顏開。叫聲大叔你休推，乞念離鄉納不才。雖是行囊遭賊手，零碎銀子尚在懷。若得今宵留一宿，明晨重重謝資財。家丁未及回言答，裡面東人步出來。

話說這家主人，姓熊名浩，字稱友鶴。岳州府平江人氏，前科曾中武舉，今當二十一歲。家有千頃良田，兩個典當，為人扶危濟困，仗義疏財，頗有小孟嘗的名譽。妻徐氏賢娘，這日正是她二旬壽旦，故有賓客相賀。熊友鶴昨夜三更，曾夢故父雲：明晚當有貴客降臨，汝可好生接待。人有善念，天必從之。若肯相留，日後同取富貴。醒後便欲留心查訪，一日忙忙至晚。正然欲睡，想起夢中之事，只說照看火房，後又步出儀門。聽得遠方口氣，忙喚管門人問話。

門上張勤稟主公，從頭至尾說情宗。熊浩說聲何所礙，奴才不納大行兇。快些請入西書院，怎使他人踏雪行。便喚家童擎燭照，下階相接禮謙恭。皇甫呂忠聞叫請，愁容散去展眉峰。呂忠歡喜同移步，先看夫人怎樣容。軟翅唐巾頭上帶，皮裘擁體蔽西風。面如美玉年方少，唇若胭脂色更紅。秀目微合清澗水，長眉遠映晚晴峰。身長八尺真英傑，氣壯千尋果俊雄。迎上前來深問信，笑呼老丈與尊兄。少華公子心欽敬，這是明珠在土中。他若遇時能展手，一定是，封侯拜相大英雄。想罷趨前稱豈敢，不才何幸見尊兄。窮奔遇劫無投奔，感荷相留在府中。友鶴慇懃相讓入，書亭聚禮甚從容。少華仍說虛浮姓，熊浩猜疑有急衷。近說督台皇甫敬，投降外國喪家風。然而朝內奸臣廣，未必亭山真不忠。奉旨已經拿眷屬，卻走了，少華公子小英雄。畫影圖形嚴且緊，必然無處把身容。今朝踏雪相從者，莫不是，總督之兒作假充。豪傑沉吟呼獻茗，登時遣退二書僮。

話說熊友鶴遣退書僮，就把交椅移近少華。欠身說道：尊兄一路而來，可曉得皇甫督台之事麼？不知兄以為投降實否？少華道：正是，但聞傳說，未曉虛實。

口雖答應意悲傷，淚欲垂時恨滿腔。豪傑一觀心暗喜，欠身重又道端詳。吾為武舉知兵法，會試無名在故鄉。素性從來無詐偽，結交良友最歡腸。平江縣內人人曉，故得名稱小孟嘗。聽得外邊傳說事，督台之子避災殃。少華若肯相投我，熊友鶴，敢把英雄敬小堂。彼若得能懷大志，也將他，父親冤仇早申揚。如其不得留生命，歎只歎，清白家聲一旦亡。豪傑說完長歎氣，雙眸偷視呂家郎。見他言語容顏變，急急低頭淚兩行。熊浩一觀忙立起，整衣冠，深深打拱在書房。

啊唷妙啊，俺熊友鶴三生有幸，今日得見金顏。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自歎無由見大賢，何期對面有深緣。今朝果得逢公子，我還該，淨掃庭除盡此虔。皇甫少華心大駭，叫一聲，恩東何故這般言。雙垂袍袖忙回禮，慘慘淒淒變了顏。老僕呂忠瞞不住，上前拭淚道其緣。啊呀小主呀，我看熊爺品貌高，扶危濟困是英豪。今朝不用相瞞隱，就此分明訴一遭。只要熊爺休洩漏，保全了，孤哀主僕感恩高。呂忠言訖心傷切，跪在塵埃痛淚拋。老僕適才真膽大，擅稱賓主乞寬饒。英雄微笑忙扶起，又見那，公子旁邊道事苗。

啊唷恩兄呀，少華有禮。

跪倒書房意慘傷，少華何幸到華堂。家庭不幸遭奇禍，母命難違故避災。數日馳驅臨旅店，又遭逼迫實堪傷。何期借宿逢金面，慷慨言詞動我腸。一霎感懷垂下淚，難逃洞鑿訴端詳。願祈留宿西書院，明日之情先作商。荷感英雄憐念我，少不得，他年得以報恩忙。少華公子深施禮，說到其間淚兩行。熊浩一觀忙答拜，連稱不敢我難當。因觀公於非常貌，故把言詞訴曲腸。既是督台真蔭襲，熊友鶴，理當留住在書堂。吾如不肯全交契，何必名稱小孟嘗。從此即於書院住，不須遠遁冒風霜。若然有日朝天子，忠孝雙全姓字香。豪傑言完施禮畢，少華稱謝大恩長。呂忠復又參公子，叩首連稱罪莫當。多蒙熊爺留住，仍為主僕免相忘。少華扶起稱何罪，難得你，一片忠心同受殃。叔姪權稱何所礙，他年理合謝恩光。呂忠方始抬身起，只見那，僮僕烹茶走入房。

話說僮僕獻茶之後，熊友鶴忙問道：不知可曾用飯？少華道：在店中吃過，不必費心了。熊浩說：既如此，飲幾杯熱酒罷，也衝一衝雪地風寒。言訖，便告辭入內，向娘子說知。徐氏十分歡喜，巴不得丈夫依從夢中之言，以便日後同取富貴。遂收拾下幾盤小菜，一壺好酒，送到西書院來。熊友鶴就與少華對酌談心。